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張子抄釋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鄭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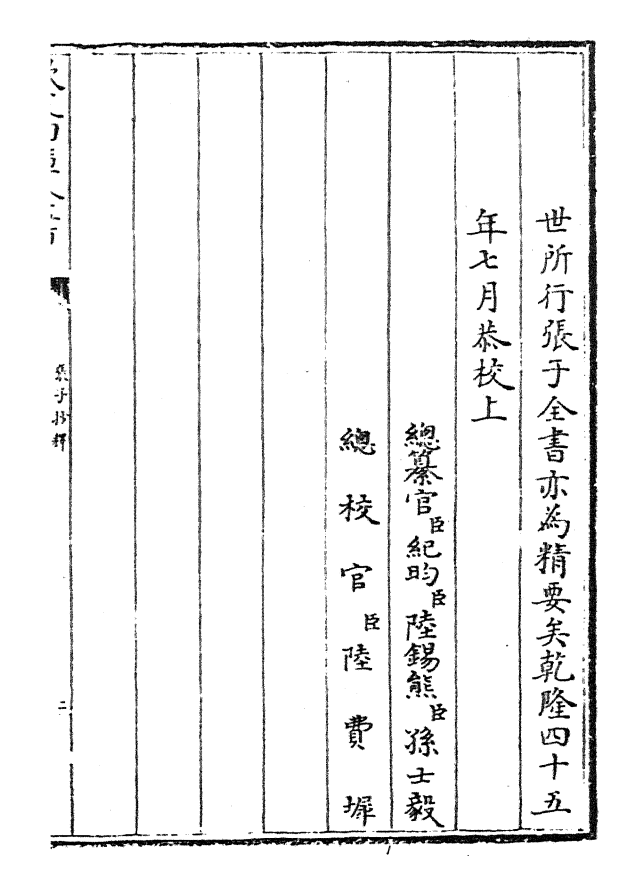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張子抄釋　　儒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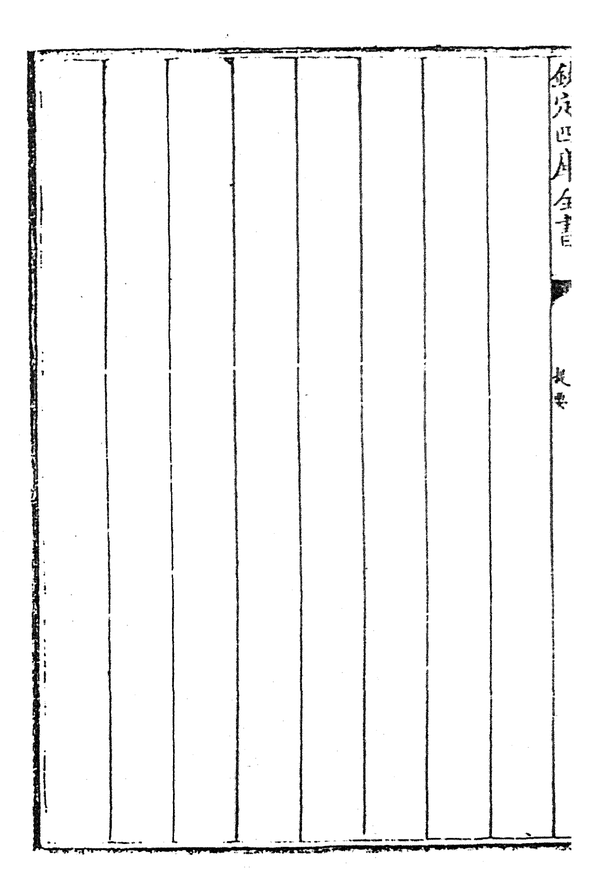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張子抄釋六卷明呂柟撰是編摘錄張子之書以西銘東銘為冠次正蒙十九篇次經學理窟十一篇次語錄次文集而終以行狀亦每條各附以釋如周子抄釋之例首有嘉靖辛丑柟自序稱張子書存者止二

銘正蒙理窟語錄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馬伯循氏諸書皆言簡意實出於精思力行之後顧其書散見漫行渙無統紀而一義重出亦容有之暇嘗稡抄成帙注釋數言畧發大旨以便初學觀省葢其謫官觧州時作也案虞集作吳澄行狀稱澄校正張子之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大意與柟此本合澄本今未見柟此本簡汰不苟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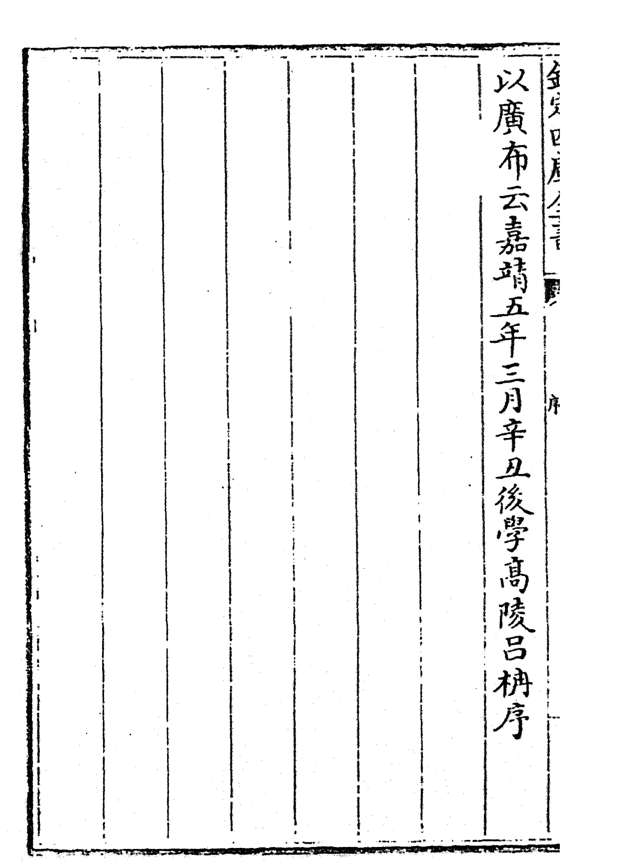


世所行張子全書亦為精要矣乾隆四十五
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張子抄釋原序

橫渠張子書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銘正蒙理窟語録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三原馬伯循氏然諸書皆言簡意實出於精思力行之後至論仁孝神化政教禮樂蓋自孔孟後未有能如是切者也顧其書散見漫行渙無統紀而一義重出亦容有之暇嘗稡抄成帙注釋數言略發大旨以便初學者之觀省諸解之第三年廵按潛江初公恐四方無是本也命刻諸解梁書院



以廣布云嘉靖五年三月辛丑後學高陵吕柟序

張子抄釋卷一

明 呂柟 撰

西銘第一

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

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
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
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
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
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
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
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
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釋此舜欲並生之心孟子立命之意也

東銘第二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一作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釋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感人鬼者惟誠於言行耳

正蒙太和第三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釋此理氣合一神化無二之旨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

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釋性兼虛形靜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

均焉釋此可以觀明善而誠身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絶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

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釋此先執厥中之學易之注疏也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

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釋此教雖在天地實在我豈可傳不習乎）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釋覩

雖明足以知氣虛一體故君子之學當動與天合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氷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釋學者氣能入虛則能盡性虛能實氣則能踐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釋學者當革其舊染之污也不然則血肉之軀焉能學貫天人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釋心性道天一物也故學盡心則能知天）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釋小人學其糟粕大人學其聖神）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釋君子致一故能變化無窮）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釋仁義立萬善成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

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釋化物欲而愛善惡惡者聖人之學也故道符於天地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絪緼二端而已釋學者當存仁義仁義存則變化出矣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釋志氣本一物

正蒙參兩第四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釋學者如蓍則能圓而神如卦則能方以智蓍似天卦似地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釋此孔子下學上達之義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

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

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歳一盛衰故歳歴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歳之象也

釋此人倫有定位而健順五常無定施是以君子學其天

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釋君子當自强不息故貴知幾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釋横渠又有日月右轉之說恐

與時言也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釋人之寤寐語默動靜出處亦然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釋天地人事亦然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釋夫感婦君感臣亦是理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釋此本天親上本地親下之意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

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釋交感故

久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

葢有不知而作者爾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

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

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

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

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釋此於風雨雷霆霜雪之說甚明白矣

火曰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内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釋故君子窮神而知天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

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釋此說五行以水火屬天金木屬地則土甚明白矣

正蒙天道第五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釋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無一物之不體也釋故至誠能配天仁人能事天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釋惟至誠故天與聖人皆能妙應物之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

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釋民外無天天外無民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釋衆人文王與天一也觀衆人於文王觀文王於天觀天於已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釋聖人如太虛故不與谷神同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釋天地聖人惟虛則通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釋無名言處要在自得難以語人

正蒙神化第六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釋德與道無二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分理與氣者支離矣

虛明靜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閒也釋天能日月聖人能聰明其神一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釋道最難言緩急形容神化見矣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

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釋時即象也象即氣也氣即神化也故君子居則觀象動則觀變故德與天地合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釋心即鬼神也無人無鬼神鬼神已動善惡必

容用意推之並意亦見慎獨之語聖學之要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釋學至位天德所存不可測所應為無窮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釋大則無所不容化則無所不可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釋聖神亦有生熟之分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

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釋有致知則尚未神與化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釋成性與天命合何神不存何化不順）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

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釋帝與親神所由授也易所由行也禮樂所由出也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釋性性者盡己之性也物物者盡物之性也未有能盡己之性而不能盡物之性者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

不能知夫化矣釋不過處便可覩神化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釋仁義者神化之别名也何體方之有

正蒙動物第七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

也（釋語默動靜死生存亡亦不得已而然乎故學貴存神）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釋魂係於天魄係於地故有曰天命無曰地命）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説（伊川程子改與為有釋無海則亦不能為氷漚無漚氷則亦不害為海也）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髙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

正知秩然後禮行釋經道其常禮道其變常以變運變以常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釋日月之升降

山川之流峙陰陽寒暑之往來其為是乎不然則不利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釋至誠如神者觀於此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

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釋高宗之夢傅說孔子之夢周公皆心藏正而諸藏隨之也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嚆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釋風雷言語皆相軋而然也其有曲折大小則存乎志焉耳故古之以道鳴者雖天地日月皆隨我矣

正蒙誠明第八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釋此誠則明矣然亦自開

見積求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釋性在我天道亦非皆在天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釋理聖神誠一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釋此亦西銘之意

天能為性人能為謀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釋此君子不謂命也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内氣無内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釋性命皆氣為也内外微顯一致其曰性通乎氣之外者性能帥乎氣而變化之也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氷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

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釋性無大小氣有昏明故變其氣之昏則性存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釋故盡性可以立命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釋養性則氣清湛道心為主也洵氣則性鑿喪人心惟危也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釋心主氣血性所由生才所由出也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釋性本化也命本順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釋天地之性善而已亦只在氣質之性中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

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存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釋此後天而求復先天之道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悦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能使天下悦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釋惟大徳為能知性命故程子曰盡性便可至命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釋性通則耳目自靈心竅自開不疾而速風雷不足以喻之矣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

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措之釋時義通乎人已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釋親賢友善則道明

正蒙大心第九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

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釋心盡亦由多見多聞中來但不溺於見聞則知天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釋耳目之外者心與天也其內亦通於心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其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釋心自太虛來故與太虛同耳目皆自是適爲耳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釋從自處大小如何大則天小則物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釋成心者因心所欲而遂成之也即人心惟危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釋病起自是道進自虛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釋只是淫蔽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

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釋釋氏只欲自生不嘗人故輙自是不求人

張子抄釋卷一

張子抄釋卷二

明　呂柟　撰

正蒙中正第十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葢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顔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顔淵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

聖人之止爾釋學能換胎移骨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顔子之嘆乎釋博文約禮聖學無餘事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葢顔子之嘆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釋成性即成身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釋化能無大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釋惟知學難知學自會不息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釋大有中中兼大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釋無所勉者化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

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釋但仲尼無四者之盡耳所以與天同運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釋誠無事誠之者必有事焉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

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釋只是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釋道不外乎經經者義之所成也義者文之所具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釋是謂不知而作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為善以天

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釋只是仁耳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釋知此方得道故夫子謂知我其天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爾釋人能自省過其學使正且勇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釋知德者

能自得也故能隨感而應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釋亦有待求待為者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釋開發初心使易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釋只是要人信得真

大人所存益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釋只是有仁心故

正蒙至當第十一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釋得道者非以徼福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釋無我亦當在

先與無我語其成也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益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釋大者不器也大德也禮運也小者小人儒也小德也禮器也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愧於天下釋只

看如何成與與修若解得成與修即天下可手概矣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釋只當責已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釋感人心易通天下之志難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釋至易簡理得處豈止知幾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釋仁能成性便渾然義則有斟酌條理耳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釋仁義並行而不悖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釋無恩者不自以為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釋治已即樂天）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於天爾（釋只是求合於天）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釋却恐分析太過）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

者爾釋人聰明皆天也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殉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釋天道雖直養然中間洪纖高下亦自有曲折故聖人能盡其道似之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釋大使能久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

道也遠矣釋即一陰一陽為道之意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釋容虛然後順利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釋既明屈伸之變思慮自免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釋以明禮為仁道可知其心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

立乎凶乎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釋義一失必繆

義一違必非故常自凶懼斯免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釋只難言便可尋究

正蒙作者第十二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釋七人亦有述而斟酌益損則在己故曰作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
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
德故不敢不虔其始釋四凶之誅不誅堯舜皆是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
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
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
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
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釋此皆可

以明舜湯武之心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釋君子小人皆有願欲其所不能窮者皆命也

正蒙三十第十三

三十器於禮非强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

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釋此非自孔子口氣說蓋舉其聖而言也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釋惟心常在學常進故能自知非常人之孟浪過也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釋此雖非孔子口義却是孔子實事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釋君子困則愈進小人困則退矣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釋亦可覩一貫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

爾不為已甚也如是釋此便見聖人不可及常人見此等亂矣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釋兩端只是一貫一貫只是變化

放鄭聲遠佞人顔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守故放遠之釋自古無弊法有弊人以孔子之聖斟酌三代禮樂而猶懼鄭聲佞人况其他乎又無鄭聲佞人雖時之禮樂不害為治有鄭聲佞人雖先王禮樂亦無如之何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釋君子須求其實然後方可論世之有道無道而見隱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釋志立於此其後所識大小皆因之

顔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釋德業只是一事）

正蒙有德第十四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釋有無不並行）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

相蒙者（釋此發有子之未發）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釋一德善使不離不小）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釋六有盡乎一身之學可謂造次必於仁矣）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釋此不可使知之之意）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釋此以畜為取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釋志公而意私故也

藝者曰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釋游在外者也聊以適其內耳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

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釋仁義皆有大小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

之弊斯得之矣釋自養與其過於厚無寧過於薄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釋不當得者不可致已當得者不可有

克己行法為賢樂己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

所至者不同釋王仲淹亦言心跡判

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馬士必慤而後知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釋不慤而能無德之材貽害甚大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釋聲皆氣為無處無氣觸之即應

正蒙有司第十五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釋得賢又有司之綱紀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釋張子欲行井田之意雖於有司不忘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釋禮樂刑政皆在其事內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釋凡事只貴專精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阻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釋勸阻皆是報

正蒙大易第十六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釋易言有者必慶吉易言無者必咎惡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

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

取之為貴釋易雖隱賾多為人事諸子則舍人事而閒談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

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釋易有為小人謀小人能變則君子矣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

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

乾坤之道釋乾坤作太極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

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釋前知只是至誠在人情物理上求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釋亦就天首出之義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顔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釋顔子嘆夫子之前後即是嘆天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

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釋只是造於高明

庸言庸行盍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釋只是常存信謹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

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釋只是仁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内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釋君即天耳言天以見其極也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釋此亦八卦之序而錯言之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

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察釋聖人不使避凶豈有此理若至此則凶不可避矣聖人能慎未然耳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釋象又比神著耳

正蒙樂器第十七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

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釋人主孤立於上非相則何以聰明然必得周召者方可不然反害治故正譎皆為相之道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學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焉釋此亦詩序之義可知其他篇亦有據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穡有相

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釋豈止贊其一端而已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享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釋此亦序義可知王季文王之化其家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寖明能取是於民哉釋拜從詩傳恐是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釋此大夫諷王

之意予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釋此說周公之忠聖亦盡蓋於赤舄上見之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

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釋張序嚮勸孔子序卦爭

正蒙王禘第十八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與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釋立文巧過則義失記中多有之如廟數亦然

禘於夏周為春秋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釋禘當在四時祭數之外或舉在四時遂并論耳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之不祭禰以父為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明此條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葢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

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附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釋此言喪祭皆以宗子為重可知其生矣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

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時祫之 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釋觀干祫之文則雖也

庶人亦得祭其祖但廟數不同耳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釋此仁孝之義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

之如家人焉釋公宮所以合族也

正蒙乾稱第十九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盡性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釋性神皆在氣中只一物耳故養成浩然之氣性命皆得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

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說久矣果暢真理乎釋但舉氣則天地人物皆在其中安得言無亦安得又說有若說無除是私欲可無耳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

吏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釋雖他萬物出不過陰陽只陰陽便會感受其性然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釋神道性一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釋此便是性命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

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釋言性通極於無即是無聲臭之意然亦不能離乎氣也命自我立故以報異言遇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

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釋釋氏原不識誠又安能論明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
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輙生取舍可
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䰟爲變爲
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
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
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
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
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

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釋說佛極盡其病矣人可以不盡也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釋此解於學有次序矣

張子抄釋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張子抄釋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鄭師

張子抄釋卷三

明 呂柟 撰

理窟周禮第一

周禮是周公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葢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詩云侯詛侯呪靡届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釋詛呪在詩中亦有之故周禮云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刖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刖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釋肉刑顯明能懲人為惡

六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盡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必先曰人

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令所謂死雖奴隸竈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為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為事不得釋以周禮對佛莊而言大小公私便明白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缺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為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

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皆出而賣之官亦不可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釋漢曹參之齊便以獄市為急市與農亦相等故為政雖市官亦要擇）

井田之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荅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据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為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頃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舊所有其他者量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

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令以天下之土棊畫分布人授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産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為計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與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為方十里者百十里為成成出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

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為方者萬步今聚南北一步之愽而㑹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為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閒有山陵林麓不在數釋此亦活法不泥但要乘時耳既使為采地其所得亦十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

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段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樂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為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釋此便是上好仁下好義處雖賦斂中有井田法亦均但要用人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為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户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釋若但世祿不論老疾貧賢而又免役殃民甚矣

井田亦無他術始則因命為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為治必立田

大夫治之令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令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又何害豈又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釋郡縣選賢而久任亦類封建地畝限分有定數亦類井田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為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閒宅區外有占

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釋此如後世罰役官地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勝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内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釋此皆定居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益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釋亦科其過度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

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釋亦類家削之賦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為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釋同上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薪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甿之别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二百畝田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爾

釋以上田皆以肥瘠厚薄分多寡故有至三百畝者則井田亦甚均乎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葢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為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寛雖上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釋大抵田薄則加萊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天下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

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二等葢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葢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比之謂也釋此分田有等且計肥瘠遠近可謂仁至義盡

周禮惟大宰之職難看葢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

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釋太宰無五官之事皆有脉絡綱維必有仁心周至方能有條不紊

理窟詩書第二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萬邦言當學文王者也釋學文王即是學天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

李翶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釋聖人之言因事因人而立如化工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釋以大德而有小心便純亦不已與天合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釋只是時耳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

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間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汚泥之水皆是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釋有感必有應如鶴鳴子和

尚書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悦則天必悦之所惡則天必惡之

只為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矣至於事不干礙處則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釋人衆處便是上天耳

稽衆捨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虚其心以為天下也釋此最易知此最難行聖學大要在此矣

詩序必是同時所作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

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絶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也釋此與程氏之論合然其大義則有所受矣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為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釋憂勤生豫

理窟宗法第三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

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
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
至親恩亦薄釋譜系有仁義之道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
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
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
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
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

造作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釋此以宗法存亡論利害甚明白）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徑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徑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為武王之聖顧伯

邑考不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

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釋說重宗所以敬祖之義貽然至一子仕宦承祭又明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為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為公祭釋公祭便是有宗道

理窟禮樂第四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别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别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

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釋同異只是仁義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釋六變亦大畧言耳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曰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平或避諱為徵仄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釋五聲恐亦關五臟升達五行到律吕調和處便是陰陽適均故能感天地格鬼神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絶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與天地之氣相應釋聲是氣所為故天人原是一氣一心一聲故有此感彼應

鄭衛之音自古以為邪淫之樂何也葢衛之地濵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不苦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脱怠弛惰慢頽靡其人情如此其聲

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據高山谿谷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釋地氣禀得天性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令之人自少見其父

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止欲得利禄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識磨礪釋禮行則性自存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釋不止禮也道在其中矣故能答不答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釋洪放而又密察便是道

理窟氣質第五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安舒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寛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以

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以慎戒之釋洪大發謹固是調氣亦是養性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令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葢為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吾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釋既成性具氣皆變矣氣變後便與天通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釋存心熟只是仁熟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為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為貴釋學之難易只在欲之多少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志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已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交相取益乎

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爾可取者不害為忠臣孝子（釋此只是虛）如是心不能存得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令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釋只是定耳譬之地甚明白）後生可畏有意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不如絕利一源（釋論科舉優於程子但人鮮不為其所奪）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本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知息為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釋息便是人欲故曰人心惟危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為人剛行則終不肯

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令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温柔温柔則可

以進於學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益其所益之多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强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鄉黨説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釋人知謙虚方有進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益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内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

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釋心

存則自能開悟能開悟則自能博大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令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

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全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釋只是定後便能有進

立本既正然後修持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

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校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篤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

舜為人君猶起於側微釋猶微只在處大中故好問好察巨細一道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顔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為信人為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於道未信也釋仲尼只是好古敏求過人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公之弟御史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釋矯在偏處用則可不然則過實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釋到樂處明真知矣除是孔顏

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

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釋易簡只是無私由心博學便知太過不及非謂泛觀也

理窟義理第六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釋此未能立而言權鮮不仆矣之意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為接無以為功業

須亦入息釋只是隨時動靜如天之春冬然不道冬全無生意亦自藏在裏面

此學以為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為興耶然而學者不傳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令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釋此子厚以孔孟自處之實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碁酒書畫其術同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

知若細微亦不必知也釋程子又曰兩相觀爲善功夫多

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釋此只是不肯真學故表裏不一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茍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

事釋無事無心

令人自强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釋虛心見理便真無窒故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

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釋大立大達只是義與仁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釋因聞見有得亦不可謂非道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死此則常在釋此道之常在即已身亦常在

釋氏之言學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釋虛生白只是誠則明矣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歳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旣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釋張子自任類孟子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釋心悟便是心常存

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

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釋知德後已行過故識言

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釋豈止表裏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釋未化故也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為無天德今顰眉以

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釋至神處思亦已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須覯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釋明行一理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釋纔能立說便是學過不是襲取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釋須有疑後方明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長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猶左

丘明別有作傳者也釋言亦有為而發不可道老子是二人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釋讀經後看史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釋覺

思後始自得

覾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釋言為大人之學不當如小兒識見

博大之心未明覾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

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為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監釋明博大之心亦只是會本窮源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為語言可以移動已

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釋只是極高明便見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唫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釋自是切實次序若記得止為說得不為行得便不是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釋觀書亦制心亂之一方大抵古人言行多是治心病的方子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
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為為人對人恥
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
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
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
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
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六經則

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絶釋道自開闢便有人能言只至仲尼宏精耳

由學者至顔子一節由顔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旣到後直知須

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釋六經如飲食衣服人當於中盡所以耕耘織紝之方

張子抄釋卷三